老牛和我的深情厚谊

○ 陈承仁 (1966 届无线电)

编者按 今年是牛憨笨院士逝世五周 年。牛憨笨, 山西壶关人, 光电子学和 超快诊断技术专家。1960年考入我校无线 电电子学系, 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工作。1997年当 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年调入深圳大 学, 组建了光电子学研究所。他毕生从事 国防军工研究, 在变像管超快诊断、微光 夜视及生物医学成像技术等领域做出了重 大贡献。本期特刊发牛院士生前同窗好友 陈承仁学长的怀念文章, 以志纪念。

老牛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牛憨笨是我的大学同学, 我俩都是 1960年考入无线电电子学系的, 但是不 在同一个班。1962年分专业后,我俩不仅 都分在电子管专业,还住在同一宿舍,我 睡在他的上铺。老牛待人和气,从不高谈 阔论, 为人处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谦和憨 厚。他比我大两岁,不仅聪明,思想也比 较成熟。我们熟悉之后,经常在一起讨论 所学课程和实验。他对课程内容的重视和 对实验是"训练动手能力"的认知,对我 的帮助很大。他也很关心同学, 曾经有个 同学得了大脑炎, 他和我一起把那个同学 送到了校医院,后又立即转入北医三院, 及时接受了治疗。

老牛是烈士子女,他在高中时期就入 党了,分专业后不仅担任了我们管六班的 党支部书记,还做了学生政治辅导员。当 时,管六班的思想氛围也很向上,党员同 在1965年9月到农村参加为期一年的"四



学长在南京中山陵藏经楼前合影 陈承仁学长(左)与牛憨笨

学都很优秀,是我学习的榜样。那时期, 正值国家开展学习雷锋和学习大庆人的运 动,形成了一种催人奋进的政治氛围,于 是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党支部决定, 由老牛和李毓民两位党员同学作为我的 联系人。李也是烈士子女,思想觉悟也很 高。他俩多次与我讲行思想交流,希望我 在思想品德上要高标准要求,要树立为人 民服务的正确人生观, 作风要正派, 要树 立正气, 等等。班主任丁海曙老师也多次 教诲我,希望我克服急躁情绪,更加沉稳 踏实,将来在工作中发挥更多的作用。那 时, 我作为一个热血青年, 将他们这些话 牢记于心,落实在行动上,积极地向党员 的标准努力。1965年4月4日,在老牛和李 毓民的介绍下, 党支部大会通过了批准我 为中共预备党员的决议。

老牛对我的言传身教

我们的学制本来是6年制,但是为了

清"运动,剩余课与毕业设计均要压缩到第五年内完成。老牛是辅导员,平时社会工作比较多。按学校规定,他可以推迟毕业,但是他自己要求按时毕业。时间上的压缩,对他来说真的是挑战,他更是抓紧一切可用的时间刻苦学习,甚至每晚都在熄灯后很久才就寝。最终如愿和我们一起通过了毕业考试和毕业设计。

1965年7月下旬, 老牛和我陪同校党 委装全委员到怀柔具几个公社去考察。 我们清晨乘车出发,一路经过黄花城、沙 峪、辛营等几个公社, 直至下午一点多才 到怀柔县城。大家各自吃饭。我早就饿 了, 但是囊中羞涩, 是老牛掏钱买了馒头 和咸菜,和我一起吃了午饭。至今回味, 仍觉那馒头香甜, 咸菜脆爽。回校之后, 老牛根据考察结果, 为即将下乡的工作队 绘制了一张标明各个公社位置的怀柔县地 图。为了凸显怀柔县的位置,他还加画了 周边的几个县。结果,印刷好的图纸除了 怀柔县的一小块之外, 其他全是空白, 浪 费了许多纸。这个教训也让我在后来的工 作中更加谨慎。8月中旬,我和其他几位 同学被派到怀柔县庙城公社打前站。临出 发前,老牛送了我一件绒衣,令我非常感 动, 也让我在秋天的寒意中感受到了亲人 般的温暖。

那年"四清",老牛去了黄花城公社,我去了庙城公社。我们本应于1966年7月返校参加毕业分配,但是由于"文革"开始,到6月中下旬,全体下乡同学全部返校,投入"文革"的浪潮。也正是"文革"这段特殊时期,使我和老牛有了更多单独相处以及闲聊的机会。那时,我已经转正为正式党员,思想觉悟也有所提高。我们谈论最多的话题,除了在农村工

作的见闻和体会之外,就是对眼前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一些年轻人凶狠地斗领导、批老师,包括拆毁二校门及推搡打人等恶劣行径的看法。老牛曾多次感慨地说,说话做事要实事求是,不要否定一切,不要过河拆桥;要让人讲话,只有讲理才能明辨是非;做人要讲道德,要有正义感。正是这些不经意的交流谈话,再次深深地烙印在我心里。久而久之,这些做人的道德标准和实事求是、踏实而不虚伪的人品、作风和性格,逐渐成为我固有的习惯性认知,并根植于内心深处。

1968年1月,我们1966届终于等到了 毕业分配。老牛被分配到西安光机所,我 被分配到南京电子管厂。

老牛和我在工作中的深厚情谊

我和老牛在工作上的直接联系并不多,但是工作之余,我有时打电话到家里找他,他爱人总是说: "没回来呢,还在实验室。"有时晚上11点打电话到他实验室,他还在忙。我说: "你每天从早到晚,如此地忙,要注意身体啊!"他总是答道: "没有问题,实验还没有做完。"他这种全身心投入的精神也深深影响了我。

即便是已经工作,我依然能感受到老牛对我的关心与教诲。在我1975年担任车间技术副主任和1983年被电子工业部任命为厂长时,老牛除了祝贺之外,更多的是语重心长的嘱咐:让我不要当官做老爷,要深入群众,关心群众。他的话我牢记在心。我担任厂长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劲风之际,所以各种诱惑不断。但我是一名党员,在校时期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老牛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高尚的人品素质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权力加身时,在

我内心深处却燃起了"以权谋私实在太可耻而绝不可为"的坚定信念,决心要正派做人,正义行事。因此,我在上任后,以"按工龄排队"分房的原则,合理合规地为职工解决了长期积累的住房难题,以及其他的一些困难,并采取一定措施防止了职工回礼,以净化厂风。特别是在1996年我离任之际,及时阻止了某房地产开发公司领导以送我住房为回报,要求我低价卖给他一块地的恶劣行径,刹住了不正之风。

令我最高兴的是,我还能为老牛的研究工作做一些服务。他曾经打电话给我说:"实验室需要不同规格接好玻璃管的可伐管及无氧铜排气管,找别的单位有些麻烦,不如找你们厂,能否帮助办一下?公事公办,我派人去付款提货。"我很高兴地回道:"能为你办点事很高兴,你只要标明尺寸和数量要求,一切照办,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厂的零件规格全,很方便。"之后的好多年,都是这样供应着他实验室需要的这类零部件,也是非常高兴的。我也曾对他说:"你研究的成果,将来需要转化成产品时,我也许可以尽一份力。"他笑答:"当然可以。"

1996年底,我告诉老牛,我已经调到南京中山集团工作,但是他实验室所需要的零部件仍保证供应。我也顺便告诉他:"我在13年的厂长生涯中,无论是在政治、思想、作风上,还是在生活、经济上都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离任审计清清楚楚,绝没有越'以权谋私'的雷池半步。可以说,正如你提醒过我的,绝没有当官做老爷,而是全身心投入,认真尽力了,工厂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听后很高兴地说:"有你这样的老伙计,我很高兴。"

1997年老牛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我非常高兴,祝贺之余叮嘱他要注意保重身体。1999年国庆节,他告诉我,应深圳市的召唤,他已于国庆节前调往深圳大学光电工程学院工作,欢迎我有时间到深圳去玩。2003年,他到南京来开会,抽空隙时间,我陪他游玩了中山陵、灵谷寺。他感叹道是难得的清闲时刻。

老牛去世令我十分悲痛

2011年百年校庆, 我们管六班大部分 同学都回校参加庆祝活动。4月30日,班 级聚餐前,大家发现老牛还未到。我立 即打电话给他,他说:"哎呀!吐得厉 害!"我说:"你怎么会吐呢?"他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说:"那怎 么办呢?我们能给你什么帮助呢?"他 说: "不用,现在就是中央高级首长来也 没有用。"我一听就纳闷,老牛吐得这么 厉害,居然还有兴致开玩笑?我对老同学 杨江海说:"老杨,你来听听是怎么回 事。"老杨接过电话一听,马上明白,是 路上堵得厉害,不是他吐得厉害。老杨说 老牛发"堵"与"吐"的音,的确有点分 不清楚。我们听后哈哈大笑。这是老牛最 后一次参加班级聚会。

2013年初,他生病了,发信息给我说: "今年有小灾,要住院治疗。"我问他在哪儿治疗,他先说到上海治疗,隔一天又说在深圳治疗,上海医生过来手术。我信以为真。之后经常和他通信息和电话,告诉我手术很成功,一切都好。6月4日,我打电话给他,问他身体恢复得如何。他告诉我: "是在上海做的手术,马上就要出院回深圳了。"我听后一脸愕然,说: "明天我来看你。"到沪后,才



牛憨笨学长(中)与同窗合影

知道他患的是壶腹癌,做了好几个小时的 大手术,手术还是很成功的。他见到我来 非常高兴, 虽不能多走动, 但精神很好。 不一会儿就兴致勃勃地把他承接国家重 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课题:《大视场X射 线相衬成像器件与锥束CT系统研究》的 成果文本展示给我看。他讲解给我听的时 候, 那声情并茂、十分投入的状态, 完全 不像一个刚动过大手术的病人。那种执着 的精神令我十分钦佩! 因怕他累着, 不忍 多谈。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地问了他一 句: "你明明是到上海来治疗的,为什么 要骗我说是在深圳治疗,还说是上海医生 过去手术,弄得我还信以为真。"他笑 答: "就是怕你沪宁两头跑,出现不适, 没有其他意思。"此言一出,顿时令我感 叹而一时语塞。我接着说: "你多虑了, 我身体还好, 腿脚灵活, 来沪方便, 来看 看你有什么难呢?"他笑而未语。6月11 日,他和爱人及儿子一同返回深圳。6月 20日, 我收到了他寄送给我的一台平板 电脑iPad,背面还郑重地镌刻着一句话: "老陈,祝您青春永驻。"不曾想到,此 物竟成了我对他的永久怀念。

老牛回到深圳后,一边吃药治疗,一 边又不停地开展科研工作和教学工作,一 直忙碌着。两年中,他多次告诉我,他的病情一直比较稳定,而且体重还有所增加。我也嘱咐他要控制体重,以免心脏负担过重。

2015年12月20日,我俩开始谈论关于 2016年回校参加同学聚会纪念毕业50周年 活动的事情。他说: "我准备去,难得 的机会啊! 怕以后很难再有那么多同学 团聚的机会了。你也动员南京的同学都 去。"并又说:"我对他们说了,我赞助 2万元。"2016年2月8日,他发给我春节 祝福时还说:"北京见!"可是在我4月 21日发信息给他说我乘4月22日T66次火 车卦京, 问他何时出发? 他回复信息道: "老陈,牛老伙计因身体原因去不成北京 了。"同学们知道他因病不能来京,深为 遗憾。直到5月20日,他才在微信里告诉 我真实情况。他说: "我从去年6月到今 年4月,一直在上海治疗,4月11日才回到 深圳。之所以未告诉你,也怕你两地奔波 出现什么不适。我如今主要是肠胃痛而不 畅,使我两个鼻孔各插了一个管子,难以 出席会议。其他尚可。"我立即回复道: "你在上海这么长时间未讲一声,回深圳 前告诉我一声也好, 到深圳不方便, 但是 到上海还是很方便的, 晨来晚归, 熟门熟 路,看看你有什么难的呢?"5月22日, 他回了我信息(最后一次): "现在肠胃 好些,不用担心。"但是,不幸的是,一 个多月后,7月4日下午,老牛与世长辞 了。我得到他去世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悲 痛。我失去了一位老同学、知心朋友、学 习的榜样和可敬的兄长。受同班老同学们 的委托, 由在深圳的李素琴、桑秀山、杨 金满及我四人,代表管六班全体老同学参 加了8日举行的追悼会,并献了花圈。老

□ 怀念师友

牛的追悼会开得十分隆重,深圳市领导主 持仪式,中央有关部门领导、深圳市领导 及相关单位、人士,以及中国科学院、清华 大学、西安光机所等很多单位送了花圈。

事后,老牛的夫人阔晓梅女士告诉我,老牛第二次到上海治疗,又做了一次手术。第二次手术后的体质没有第一次手术后的好了,但是他和疾病的斗争表现得很坚强。一方面很关心学生们的科研工作进展情况,一方面还坚持撰写著作《纳米成像导论》。他原准备半年内完稿,但是写到最后一章时,病情加重,实在无法完稿,最后由他的学生陈丹妮帮助完成。听

后,令我感叹不已,由衷地敬佩他如此顽强的拼搏精神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今年1月初,阔女士还告诉我,历经四年半后,今年终于拿到了《纳米成像导论》的出版书号,并办妥了出版手续,等待出版印刷了。很显然,这也是对老牛逝世五周年最好的纪念了。

深圳市为了表彰老牛对深圳发展作出的贡献,在人才公园为他树立了一尊铜坐像,以资纪念。今后,我如有机会去深圳,一定去看望他,再和他合一张影。

牛老兄同学,你太辛苦了,请安息吧! 2021年1月12日

建筑学院素伤国教授逝世



秦佑国教授

我国著名建筑教育家、建筑学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秦佑国,因病于2021年2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秦佑国,1943年12月29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扬州江都。1967年获清华大学学士学位,1981年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1997—2004年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曾任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物理分会理事长。秦佑国教授作

为卓越的建筑物理学家,在建筑声学、绿色建筑领域取得重要创新性成果,在医疗建筑、空港建筑、计算机集成建筑系统研究等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多次荣获国家级、省部级及建筑行业重要奖项。秦佑国教授为人正直,学识渊博,一生钟情教学,工作执着认真,常以君子之风言传身教,立德树人,为莘莘学子开启建筑生涯,曾七次获评良师益友,师恩广颂,桃李满天下。

平水韵七绝・辛丑祭 秦先生佑国之仙逝

○陈树坤(1998级建筑)

清华水木葬英魂,卫我高秦佑国门。 归去凌云豪杰意,丹心碧血祭昆仑。